

# 世界观冲突 - - 鲁益师与弗洛伊德： 两者的思想和对生命、痛苦、死亡观点的比较 (第二部分)

## When Worldviews Collide C.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a comparison of their thoughts and viewpoints on life, pain and death (Part II)

作者：Armand Nicholi 博士

Armand Nicholi 博士在哈佛医学院学系已经服务超过二十年，  
他也在哈佛大学教授一门深受欢迎的课程，就是比较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和鲁益师 (C. S. Lewis) 的世界观。

译者：余创豪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博士，专门于统计测量与研究方法，现  
任思科系统公司 (Cisco Systems) 心理测量师 (Psychometrician)，  
亦是亚大哲学系博士班研究生，专门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版权声明](#)

以下是根据 Nicholi 一篇演讲词第二部分改编而成的，是次教职员校友午餐例会的演讲，于一九九七年年九月二十三日在 South Methodist University 举行，由 Dallas Christian Leadership 主办。在第一部分 ( *Real Issue* 一九九八年一月号 ) Nicholi 博士解释 Freud 关于上帝和痛苦的观点 (译者按：作者针对这题目所写的书籍 *The Question of God: C.S. Lewis and Sigmund Freud Debate God, Love, Sex,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于二零零二年由 Free Press 出版)。

人们如何由一种世界观，转至另一种戏剧化般相异的世界观呢？对 C. S. Lewis 来说，这转化发生在一段很长的时间，无论如何，他的归信之戏剧化程度，并不下于 Paul、Augustine、Tolstoy、Pascal 和其他很多人。

有些影响激发 Lewis 改变他的世界观，首先，Lewis 渐渐地意识到，大多数他经年阅读的伟大作家都是信徒，这开始令他去思想，于是他重阅 Euripides、Samuel Alexander 的 *Space, Time and Deity* (译按：Euripides 是

西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悲剧作家， Samuel Alexander 是十九、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他相信世界处于一个大进程中），这些著作逼使 Lewis 思想自己内心深处一个渴望；他意会到自己不时经验到这种渴望，可是他无法明白那是什么，他称之为「喜乐」，而且他想到很多关于它的东西，他意会到这喜乐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个提醒：在此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或者一个人。最后，他相信这个人就是创造者。

第二，在一次与一些牛津大学同事的谈话中，Lewis 感到震惊，其中一位同事曾公开宣称他是无神论者，他竟说支持福音书历史真实性的证据很强，那些证据很可靠，实际上福音故事看来很真实，Lewis 说人们无法明白那位教授同事为他带来的冲击。

第三，他阅读了 G. K. Chesterton 的 *Everlasting Man*（译按：Chesterton 是十九至二十世纪英国评论家、小说家和诗人，他是天主教徒，作品以宗教为题材），于是他开始相信神，他在 *Surprised by Joy* 中简单地写了如下的描述：

你一定要想象我在 Magdalene 那房子内独处了许多个晚上，每当我的思绪离开工作一秒钟，我就感觉到祂稳定地、坚决地走近我，而我却认真地渴望不要和他见面，最后，我十分害怕的事情终于临到我，在一九二九年的 Trinity 学期我终于降服了，我承认上帝就是上帝，我跪下祷告，也许，那个晚上所发生的，是整个英国里最令人沮丧和最不愿意的一个归信。

在那一刻，Lewis 只是一名有神论者，而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挣扎了很多个月，才明白福音故事、救赎与复活的教义，他阅读希腊文版的《约翰福音》。

跟着，一九三一年秋天他跟两位教授同事共进晚餐，一位是 J. R. R. Tolkien，他就是《魔戒三部曲》（*Lord of the Rings*）的作者，另一位是 Hugo Dyson，他是英国文学教授，晚餐之后，三人谈论关于福音真理的重要问题，而且提及一个问题，Lewis 的学生称这问题为：「这最奇异的传说是否真的？是否真的？」他们花了许多个小时，一面谈论、一面在一条名为 Addison's Walk 的小径上散步，在他们分开之前，Magdalene 塔的大钟已经指着三点钟，这次漫步对 Lewis 构成了深远的影响，九天之后，Lewis 与他弟弟一同乘坐电单车，他写道：「当我们上车时，我还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当我到达动物园的时候，我相信了！」之后，Lewis 写：「那次跟 Dyson 和 Tolkien 晚上漫长的散步，对我相信耶稣有很大影响。」

Lewis 的归信对其生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变成一个多产作家，他的书卖出了数以百万本，影响了许多大学里面的人，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人，因为他在前半生拥抱无神论，所以他十分清楚无神论的论证，举例说，Lewis 同意 Freud 所说的，我们具有渴求神的深层愿望，但他不同意 Freud 另一个讲法——神无非是要满足愿望的产品。Lewis 指出，我们愿望甚么与神是否存在没有关系，按照 Freud 的理论，希望上帝存在与不想上帝存在是同样强烈的愿

望，所以，Lewis 说这一切祇是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心里的感受，却不能用来告诉我们神是否存在，为此之故，Lewis 决意要回应很多 Ferud 提出来的论证。

## 死亡的问题

让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死亡的问题，Freud 称这问题为「有关死亡的痛苦谜团」，Socrates 说真正的哲学家常常追问「死亡」和「垂死」这些课题，而事实上，大多数伟大的作家都持续地撰写有关这题目的东西。

一个在我们年少时已经知道的基本事实，就是我们在这地球只有很短暂的人生，在地球上我们是唯一能够预见自己死亡的动物，同时，我们有一个深切的渴望，去追求永恒，而且我们有一种渗透着整个心灵、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恐惧，就是跟所爱的人分开、被他们遗弃。被遗弃的恐惧是我们在孩提时代最早经历到的恐惧，当妈妈离开房间时，婴孩便会哭哭啼啼。在麻萨诸塞州医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的研究显示：那些患病末期的人最怕被遗下、成为孤单一人，在我们整个人生中这恐惧一直潜藏着，但是，我们无法逃避这个残酷的现实：每一口气、每一心跳、每时每刻，我们都走近跟所爱的人离别的那一时刻。

现在，你会怎样处理这些讯息呢？你会怎样面对这件事情呢？精神病学家说：这件事情十分重要，除非你面对这件事情，你无法真正活出自己的生命。但是，你怎样能够在没有充满焦虑和恐惧之下处理它呢？这就是 Freud 所说的「有关死亡的痛苦谜团」。

## Freud 和死亡的痛苦谜团

Freud 经常在写作中提到死亡，我将会提及他几个关于死亡的评论和他怎样经常对抗自己的死亡。

一九三二年，Freud 在其著作 *Totem and Taboo* 中观察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死亡并不存在于潜意识心思中：「我们的潜意识并不相信自己会死，它的表现就好像自己是不朽的，我们无法想象自己的死亡，当我们尝试这样做时，我们发现我们仍是旁观者，故此，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死。」Freud 观察到，在我们心灵深处，「每一个人都深信自己是永存的」，这观察会冲击我们一般的思想，可是 Freud 却回避不谈这观察会带来的哲学诠释。

在 *The Future of Illusion* 一书中，Freud 经常提及死亡的痛苦谜团，在某一篇文章的结尾，他写了一个奇特的提议：如果你想生命延续，你必须预备自己的死亡。看来他意识到在我专业里面的人们经年累月地谈论的问题——除非你以某些方法解决了自己死亡的难题，你不能够真正的开始生命，若那难题没有解决，人会消耗大量精力去否定死亡、或者变成沉迷于这个问题。

Freud 自己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清楚不过的——彻底地沉迷于死亡，他的同事、亦是他的正式传记撰写人 Ernst Jones 写道：

由我们所知关于 Freud 生平所有事情，看来他的思想是被死亡占据着的，其程度超过任何我所知道的伟人，即使在我们初相识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令人很不自在的习惯，就是在每次道别的时候说：「再见，你可能以后再不会见到我。」他又不断地被他称为「死亡的恐惧」的感觉所攻击，他很怕衰老，在他四十多岁和之后每一年，死亡的思想阴影变本加厉地成为折磨他的暴君，有一次他说自己每天都想着死亡，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心理。

Freud 持续地梦见死亡，在其生命的早年，他已沉迷于预期的死亡率，Freud 的医生形容这种对死亡的执着是迷信和病态性妄想，Freud 肯定他会在四十一岁时死亡、跟着是五十一岁、六十一岁、六十二岁、七十岁。他住进一间酒店的房间，而那房间门牌是六十三号，他离开那间房之后，好几个月他绝对相信自己会在六十三岁时死亡。当死神带走 Freud 一个所爱的人时，他感到无限绝望。在一封给 Jones 的信函里，他写道：「当我父亲过世时，我就好像你那般年纪，这件事为我的灵魂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你能否记得我在什么时候会在今天如此被死亡的思想充满呢？」

在六十四岁时，Freud 失去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女儿，他就猜想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已。他希望这时候会很快来到。他说：「对不是信徒的人来说，这令人麻痹的事情不能唤起任何反思和更长远的思绪，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说。」他在一封信里写：「身为一个立场坚定的非信徒，我没有人可以去指控，我也知道没有地方我可以去提出申诉。」三年之后，Freud 十分喜爱的孙子死于肺病，他写信给朋友说：「我发觉这是很难忍受的，我不相信自己曾经历过这般忧伤，也许我自己的疾病使我感到这是很大的打击，我现在只会做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基本上，每样东西对我来说都已失去了意义。」在另一封信他写道：「对我而言，这小孩子已取代了我所有孩子和所有孙儿的地位，自此之后，我没有再理会任何一个孙儿，在生命中我找寻不到快乐。」

经过十六年和癌症斗争之后，Freud 在八十三岁时死亡，他最喜爱的书是 Goethe 的 *Faust*（中译为《浮士德》），这故事是关于 Faust 和魔鬼达成一项协议。在 Freud 逝世之前，他走到图书馆的书架，取下一本 Bolzac 撰写的著作，名叫 *The Fatal Skin*，书中主角亦是跟魔鬼签约，在书中的结尾，那英雄无法控制自己对于死亡的惧怕，在恐慌下死去。这是他最后一本阅读的书，真叫人感到奇怪！Freud 阅毕这本书后，他提醒他的医生，说医生曾经许下诺言：当死神来临的一刻，医生要帮他减轻痛苦。他的医生为他注射了两毫克吗啡，令他入睡，十二小时之后，再多注射两毫克吗啡，Freud 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凌晨三点钟辞世。

## C.S. Lewis 和死亡

C. S. Lewis 也有撰写关于死亡的题目，在 *The Problem of Sin* 一书里，Lewis 提到，他还是无神论者时，人类承受痛苦的难题，特别是人类有能力与预知自己的死亡而又渴求永恒，令他难以相信一位全爱、全能的神；在归信主之后，他明白死亡是人类堕落的结果，是人类违反上帝的法律，死亡并

不是上帝原本的计划（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没有死亡的象征，和为什么我们难以接受生命朽坏）。

Lewis 经常提及死亡会向人类阐明的基本原则，在三十一岁信主之前，Lewis 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想，几乎每年秋天我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当这世界的本性和它给予人快感的生命正在消亡时，另一些东西却苏醒过来，我奇怪地问这是否重要呢？是否人肉体的死亡表示属灵生命的出生呢？是否有些东西永不休止，直至它令另一些东西醒觉过来呢？」

几年之后在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流血、死亡、复活这些恒久的基调，就好像一条黑色和鲜红色相间的绒绳，将所有伟大的神话传说贯串起来，一个人可以相信当中没有什么有意义吗？」（译者按：这是指研究院毕业生四方帽子的绒绳，通常法律学院毕业生穿戴黑红色绒绳的四方帽，这里是指古老传说有着充满法理的主题。）当他研读所有古代文学的时候，他开始意会到，即使在非基督教文化中，也有很多这类奇怪的故事，就是有一天一个神来到世上、死去、并且复活，他奇怪这是甚么意思。还有，当你观察自然的时候，你的确会见到即使在植物中也有这样的事情——一粒种子落在地上死了，接着就会重获新生，变成植物或大树。这是否能够指向他后来所说的「最伟大的奇迹」，亦即是复活？他说：「即使我们现在不能透彻地明白这东西，如果你假设这一切都是自基督这真像投下来的影儿，那么肯定地说，人类的历史会更好地区系起来。」

## 个人的悲剧

在他个人生命里，Lewis 自孩提时代已面对死亡，在九岁时，只相隔几个月的时间，他相继失去了犹如父母的祖父、叔父、和他美丽的妈妈，在其自传 *Surprised by Joy* 里面，他回忆起锁在房里、被头痛和牙痛折磨着，他感到悲伤，因为妈妈不能来看他，他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由于她也病了，奇怪的是，有好几个医生在她房间里面，声音在整个屋子里面此起彼伏，门户开开关关。看来这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跟着，我的父亲带着眼泪来到我的房间，开始向我传达一个我那个吓怕了的心灵从未想象过的事。」

父亲告诉他母亲死于癌症，他记起自己的「整个生命变成充满疏离感和被压逼，整个屋子变得充满着奇怪的味道、夜半的魅声、阴险的耳语。」

他说：「我的父亲从未完全地由这失落中康复过来。」也许，Lewis 也没有复原过来，他被送到寄宿学校，因为他的父亲过于伤心而无法照顾他，在十少年少时，他失去了母亲和父亲。

在十八岁时，Lewis 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参加了军队，在法国某次战役中受伤，很多年之后，在牛津大学一次演讲中，他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战争并没有令死亡更加频密，「百分之百的人都会死，这百分比不能再增加。」他说战争令死亡早些来临，战争其中正面的一点，就是提醒我们自己是会朽坏

的。当他二十三岁时，他一位跟父亲和自己都是朋友的老教师逝世，他写信给自己父亲说：

「我见过很多死亡（在战争中），一直只发现它是超乎寻常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真实的人是何等真实、何等明显地活着、与别的东西有何等大的分别。我们很难相信一些东西会突然消失，变成虚无，不能相信人会突然消失，变成虚无。」

这使我想起来一些刚刚开始行医的学生，很多时候，他们会跟我分享在病房中的经验，学生经常提及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生前死后的差别，一个尸体跟活人是多么不同，他们感应到有些东西不见了，有些东西在死后再也见不到了，他们感到人并不只是身体，还有一些其他的。看来 Lewis 在很年轻时已经意会到这一点。

## 死亡是相干的

在 *A Grief Observed* 一书里，Lewis 写关于自己太太的死亡，对他来说，太太是他一切的价值。我曾经提过，许多精神病学家将这本书视为一部明白悲伤的经典之作，Lewis 令你感受到愤怒、忿恨、孤独、和恐惧，他的愤怒可见于他对神的质疑：神是不是「一个宇宙的虐待狂、既满怀恶意又蠢笨不已」？他写道：「有些人说没有死亡、或者死亡无关痛痒，对这些人保持忍耐是十分困难的，死亡就在这里！」他继续说：「什么存在的东西也有相干，除非我们说出生也是无关痛痒。」

Lewis 从来没有失去其幽默感，在五十九岁那年，一名女士致函给他，说自己刚失去一个朋友，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Lewis 在回信中说：「死亡并不令人丢脸，我认识一些最受尊敬的人也去死。」几年之后，在另外一封信他写道：「当我们说自己说不出：『蒙主宠召，我会很高兴。』而又不惧怕自己将会被视为病态的，这真是何等的境界！无论如何，圣保罗也说过同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期望那一天来临呢？」

Lewis 作出这个结论：面对死亡，我们只可以做三件事情，渴望它、惧怕它、或者不理睬它，他宣称现代世界视第三个选择为健康的，但肯定这是最令人不安和危险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 Lewis 心脏病发，跟着陷入昏迷状态，后来他康复了，在随后几个月生活得很平静和很快乐，他最近一位传记作者指出，在信主之前，Lewis 超常地担心死亡和垂死过程，但是在信主后，看来他带着奇异的平静面对死亡、甚至期待死亡，他在世最后几天的记录，证实他的心灵平静和平安。

在这段期间，他写信给一位相识了一辈子的朋友：「虽然我肯定不是不高兴，但我不禁感觉到，在七月我活过来是件可惜的事。」他继续说：「我的意思是，我毫无痛苦地滑近这道门（gate）（译者按：gate 指天国之门），可是这道门竟然关起来，这是不容易接受的，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再次经过同样的

整个过程，可怜的拉撒路（Lazarus）！」他问另一个朋友：「我们应该尊拉撒路、而不是司提反，因他是原型殉道者，由死亡中带回来，然后再死一次，这是很困难的。」跟着他说：「当你垂死时，请来探望我！这是很有趣的，庄严地有趣，不是吗？」（译者按：《新约圣经·路加福音》记载，拉撒路死后被埋在坟墓里面，耶稣令他复活，拉撒路由坟墓里走出来，因此，他经历了两次死亡。《使徒行传》记载，犹太人以石头打死相信耶稣的司提反。）

在他死前两个星期，Lewis 跟一位大学同事共进午餐，他说 Lewis 意识到生命终点已经接近，从来没有人像他那么有充分准备。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Lewis 的弟弟在四点钟送茶给他，他发现到 Lewis 奄奄欲睡，但十分安详和喜乐，在五点三十分他返回天家。

我们已经仔细看过这两个著作等身的心灵的两极世界观，其中一个观点宣称宇宙是一个意外、我们的存在是机遇的后果，另一个视宇宙为设计的后果，而我们的存在是这设计的一部分。其中一个观点看死亡为痛苦的谜团，这谜团导致极大的焦虑、绝望和怨恨，另一个则看死亡为生命设计的最后一步，在这一步，一个人可以因着 Lewis 所说的「伟大的奇迹」（复活）经历到很大程度的平静、甚至能期盼死亡的来临。

基督教线上中文资源中心(OCCR)版权所有©2005

OCCR 鸣谢 Leadership University 及文章原作者允许翻译并在网上发表本文。

读者可免费下载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唯必须全文下载，包括本版权声明，并在引用时声明出处。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introduction/citationandcopyrights.htm>。

本文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26.htm](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26.htm)

OCCR 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 [英文原文](#)